



楚官玺札记二则

萧 毅 王一名

摘 要：楚官玺“上相邦玺”，原整理者的释读可从，“相”字的形体复原不够准确；楚官玺“邦菱□玺”应该为四字玺，或可复原为“邦菱之玺”。这里据楚文字构形规律试作这两方楚玺的复原图。

关键词：楚玺；官玺；上相邦玺；邦菱之玺

一、上相邦玺

1995 年苏州真山墓地 D1 号战国墓出土一方楚玺，由于当时没有清晰的印面照片，原简报只刊出了器形及复原的印文，其中印文如图 1^①：

不久，曹锦炎先生有专文考释此印，对印文有较为细致的说明^②：

“上”字在下部多一短画，古文字中有先例，这种利用赘增笔画作为装饰，乃是战国文字的一个特点。“相”字“目”旁虽残损厉害，但并不难认。“邦”字比较模糊，钤本很难看出。仔细观察原印，“邑”旁笔画还是可以看清的。“丰”旁竖笔出了底线，由于与下字“玺”的“金”旁尖头距离太近，改作斜笔，显得有点突兀，这是出于布局的需要。

王人聪先生曾对此玺的释文表示怀疑，认为：

第二、第三两字，书法极不自然。第三字“邦”所从“丰”旁的竖笔下半部作大幅度的弯曲，这种写法的邦字，在楚文字中是从未见过的。现在我们将出土楚文字的“邦”字列表和它对照……从以上的对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楚文字中“邦”所从“丰”旁的竖笔，都是作接近垂笔地向下贯穿而出，而不是像所复原的印文“邦”字那样作向右下方大幅度地弯曲，这说明所复原的印文“邦”字是不合楚文字“邦”的写法的。印文第二字“相”字的“目”旁缺损厉害，从所复原的这个“相”字来看，“目”旁的位置偏高，下面又没有饰笔衬托，字形结构不匀称，试将它与下列楚文字的“相”字比较……同样可以看出所复原的“相”字也是与楚文字不合的。那么这个缺损厉害的印文第二字是否为“相”字，自然也就成问题了。

文中没有提出新的释文^③。



图 1

① 张照根：《苏州真山墓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载《中国文物报》1995 年 11 月 19 日。此印出土后，由于印面有残损，苏州博物馆请曹锦炎先生协助辨认印文，并对印文作了复原，详见曹锦炎《关于真山出土的“上相邦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 年第 2 期，第 79~80 页。

② 曹锦炎：《上相邦玺考》，载《中国文物报》1995 年 12 月 17 日。

③ 王人聪：《真山墓地出土“上相邦玺”辨析》，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 年第 2 期，第 17~20 页。

针对王人聪先生的疑问,曹锦炎先生对此玺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

此玺印文四个字,具有很明显的楚文字特点。“上”字下部赘增一短横,只见于楚文字,无论是楚玺还是包山楚简以及新出的郭店楚简,这种“上”字构形的例子甚多。“玺”字的“金”旁构形更是楚玺所独有。仅凭这二字,就可断定为楚玺……另外两个字,“邦”字“丰”旁竖笔出底线;“相”字“目”旁下不加两短横作饰笔,也是具有楚文字的特色。

文章中还刊出了印面图片(图2)^①:

玺文第二字,李学勤先生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这个字是从“木”、从“豆”、从“口”的,只是右上部的“豆”损去,仅余下面的“口”,并释玺文为“上桓(柱)邦玺”^②。

以上是三位学者对这方玺印的主要看法。其他一些学者引用这方古玺时多依从原整理者,如施谢捷先生的博士论文《古玺汇考》在楚系官玺类用的就是复原后的印拓^③。

我们认为原整理者的复原总体来说是比较接近原印的。为便于比较,我们先看看《真山东周墓地》中的印面照片和示意图(图3)^④。



图2



《真山东周墓地》39页



《真山东周墓地》41页

图3

第一字,释“上”应该没有问题。从印面照片看,原复原后的形体可信。

第二字,我们认为释“桓”之说不可信。楚文字中从“豆”的字繁增“口”的例子并不多,如(图4):



包山 278 反



楚帛书

图4

如果认为该玺右边上从“豆”,下从“口”,从残存的底画看,这个字的右上角将相当拥挤,有悖常理。再细看印面照片,该字残损部分成三角状,与“豆”上部成倒三角状、下部一长横的外形明显不同。如果认为三角形上部为泐痕的话,那么“豆”最上面的横画应该在三角形中部,难以想象在这个三角形中线以下的部分能有四条横向笔画(三横加一弧笔)。所以我们认为该字右边不可能从“豆”从“口”,释“桓”之说不可信。

从印面照片看,这个字应该如曹锦炎先生所言是“相”字。王人聪先生认为复原后“相”字“目”旁偏高,下面没有饰笔,结构不匀称,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认为缺乏说服力。因为就单个字看,古玺文字中不匀称的字是很常见的,但古玺大多有边框,所以有时单字的不匀称不仅不会影响印章整体的均衡,反而会让印章整体灵动,不呆板。

①曹锦炎:《关于真山出土的“上相邦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第79~80页。

②李学勤:《桓字与真山楚官玺》,载《国学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1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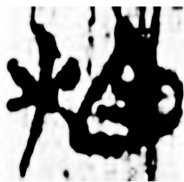
③施谢捷:《古玺汇考》,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46页。

④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9页~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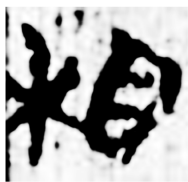
不过,王人聪先生据一些楚文字中“相”字的写法认为复原后的“相”字与楚文字不合,这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认为复原后“相”字的形体确实不太准确。

“目”上部残损,“目”的顶部与“木”中竖顶端是平齐的,“目”上与“上”字下面的短横相接的是泐痕,原整理者的观察较为细致。百密一疏,细看印面照片,残损的部分应该是三角形,而不是复原后的半圆形。

楚文字中“目”旁多似正三角形,上部为尖头,如(图5):



包山 196



包山 171



《古玺汇编》①0239

图 5

我们认为“相”所从的“目”很可能不是复原后的圆头,而是像 0239 那样的尖头。

第三字,“邦”字竖笔大幅度弯曲,我们认为古玺文字的笔画因为布局的需要作适当改变在古玺中很常见,曹锦炎先生的分析比较可信。

至于第四字以及这方古玺属楚应无疑义,此不赘述。

结合印面照片以及原整理者的复原图,我们试作复原图如(图6)。



图 6

二、邾菱【之】玺

民国时期湖南出土一方三合玺,现存三合玺之二②(图7):

此玺后来曾复原③,打本见图8④:



图 7



图 8

此后的论著引用该玺多是复原以后的图片,影响较大,较为谨慎的是去掉复原的部分。我们这里主要讨论该玺的复原问题。

“邾”楚玺文字中较为常见,如图9:



2064



2065



2067



3528

图 9

①罗福颐:《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下略书名,只录编号。

②施谢捷:《古玺汇考》,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70页。

③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图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9页。

④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1页。

也见于楚简(图 10):



图 10

这些“邦”所从的“邑”旁上部的圈或作“▽”形,或作半圆形,下部的圈多作“▽”形,而复原图中的两个圈作“□”形,且过于狭长,有悖于楚文字常见写法。类似复原图中的“邦”字见于 2068(见图 11)。

虽然 2068 有些楚文字特征,可以作为楚玺看待,但是该玺也有一些非楚因素,如有竖格、文字方正等,应该是楚汉时物。其中“邑”旁两个圈作“□”形正是非楚因素,所以我们认为复原后“邦”字“邑”旁应该是上部的圈作半圆形,下部的圈作“▽”形。

楚玺文字中“玺”字的形体有很多变化,其“金”旁主要有三类,其一是从四点的,其二是四点与中间的一横一竖组合成“中”形的,其三是“中”形再与上面的横组合成“田”形的。从印面照片看,该合玺的“金”旁应该是从四点的(图 12)。



2068

图 11



《湖南省文物图录》图版五九

图 12

我们曾对楚玺中的“金”旁作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发现楚玺从四点作的“金”旁的四点一般作两“八”形,多较为开张^①,明显超出横画外,不明显的很少见,如图 13:



0002



0146



0161



0132

图 13

其中 0132 是不明显的例子。虽然原复原图中的“金”旁四点也比较开张,但没有超出横画以外,我们认为复原应该选取较为常见的写法。

复原原图中“尔”旁的上部作“十”形。楚玺中“尔”旁的上部作“十”形的话中竖上多无饰点,且三竖笔多平行,如 0207、0270、5559 等,有饰点的很少见,如 0346,而且 0346 中两侧的笔画呈开张的“八”形。原复原图与这些例子都不合(见图 14)。

残存的部分中间竖画上有一饰点,两侧笔画较长,上部基本与中竖平行,下部微微外张。楚玺中类似写法的“尔”上部多作“个”形,如下各例(图 15)。

因此我们推测“尔”的上部应该是“个”形,而不是原复原图中的“十”形。

^① 萧毅:《古玺文字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年,第 14 页。参看萧毅:《古玺所见“玺”字的地域特征》,载《简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第 71~7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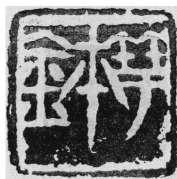
0207



0270



5559



0346

图 14



4574



0180



0213

图 15

原复原图中“玺”字上方是没有字的,空处略大。此玺李家浩先生据《湖南省文物图录》图版五九释为“菱邾□玺”,没有采用图录中提供的复原部分,并认为所缺之字可能是官名,也可能是“之”字^①(1984)。施谢捷先生释玺文为“邾菱□玺”,也没有采用复原的部分^②。所缺究竟是官名还是“之”字,我们认为与玺印的性质相关。叶其峰先生将战国官玺分为官名玺与官署玺两大类,官名玺均铸官名,是王国政府委任某官时颁发给任官本人的官玺。官署玺是王国政府设置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及某种职能官署的用玺,绝大多数不铸官名。该文认为此玺是“门关官署用玺”^③。虽然说是是否属于门关还有待研究,但定其为官署用玺应该是可信的。该玺为三合玺,应该是由三方各执其一的,现存战国合玺每个部分都有穿就是很好的证明。合玺不大可能是官名玺,而应该是官署玺,很难想象由一个职官管理的事要有三方合而为一才能成事。既然合玺是官署玺,那么这里所缺的可能是“之”字,而不是官名。

该玺缺失三玺之一,与一般的残泐不同,引用该玺图片原则上应该是只用现存的两部分。至于释文,以用“□”代替缺失的文字,作“邾菱□玺”为上;或可补“之”字,作“邾菱【之】玺”。

有关此玺的考释,可参看邱传亮先生文^④。若要想象一下该玺的整体面貌,图 16 的复原图可供参考。



图 16

●作者简介:萧毅,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Emai: xiao2005yi@163. com。

王一名,咸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陕西 咸阳 721000。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0935);武汉大学“70 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四篇)》,载《江汉考古》1984 年 2 期,第 44~49 页。

②施谢捷:《古玺汇考》,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170 页。

③叶其峰:《战国官署玺——兼谈古玺印的定义》,载《中国古玺印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00 年,第 15~30 页。

④邱传亮:《楚玺文字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第 44~47 页。